

著 / 张政军



秋水长歌
QIUSHUI CHANGGE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著 / 张政军



秋水长歌

▼ QIUSHUI CHANGG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秋水长歌 / 张政军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227-06798-6

I. ①秋…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3392 号

秋水长歌

张政军 著

责任编辑 陈 浪

责任校对 李彦斌

封面设计 陈冰融

责任印制 肖 艳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王杨宝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nxpph.com>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shop126547358.taobao.com>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rmcbs@126.com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19391 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 0007514

开 本 720 mm × 980 mm 1/16

印 张 26

字 数 388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6798-6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辑一 洞世

听雨弹琴	/ 2
母性的淡定和细腻	/ 4
冬天的一只蚊子	/ 7
不欠情	/ 9
有的人注定去了才会来	/ 12
买了十斤葵花籽	/ 14
我只是不想被同意拆迁	/ 16
不至于如此	/ 21
压服得口声才是	/ 23
回忆一只狗	/ 26
回忆另一只狗	/ 29
等着瞧吧	/ 32
一场无雨的雨	/ 34
手机看不见的魅力	/ 36
人家走上后门了	/ 39
遇上了	/ 42
风把城刮净	/ 44
何以比着坏	/ 46
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	/ 50
一场叫陀螺的风	/ 52

之于乡愁	/ 54
一匹桀骜不驯的马	/ 58
下雪不铲消雪铲	/ 62
地下室的天窗坏了	/ 65
走在凛冽的寒风中	/ 68
1989 年的味道	/ 70
餐桌上的看见	/ 74
微信于儿子	/ 77
为什么要冷酷到底	/ 79
满城尽是“包小姐”	/ 84
耍鹞子	/ 89
谁来为这些年轻的生命负责	/ 91
有什么放不下	/ 93
尊严	/ 95
寻找文化	/ 97
总会有人想插队	/ 100
一场过雨	/ 103
向使徐玉玉不猝死	/ 105
胸麦·狐臭·打呼噜	/ 107
关于二胎	/ 109
那些年的老鼠	/ 113
雪落秋末	/ 115
我憧憬围观更有趣的事	/ 117
走在深秋的城市里	/ 121
深秋，刮来一股叫狼的风	/ 123
养在城里的猫	/ 126
混在城里的狗	/ 129
擦一下皮鞋	/ 131

谁把玻璃打了	/ 133
是谁刺杀了滕老师	/ 135
是谁挖了一个坑	/ 140
它真的是个辣子	/ 143
钥匙丢了	/ 146
一只微蜘蛛	/ 148
再穷，我们也要优雅地活着	/ 150
聆听	/ 153
谁说你会上天堂	/ 155
一盆紫罗藤	/ 157
盼望落雪的日子	/ 159
走运	/ 161
十年聚	/ 163
鹦鹉一下酒色财气	/ 165
两个诗人的语毆	/ 167
那些令人难以启齿的催账辱人细节	/ 170
车厢里的光阴	/ 175
一把水果刀	/ 177
雨泼不停	/ 179

辑二 问政

安倍的那些闹心事儿	/ 182
没有钱，我们坚持什么	/ 184
和而不同的“肮脏”	/ 188
有一枚洋葱叫“萨德”	/ 191
埃尔多安的尴尬	/ 195
杜特尔特的幽默	/ 198

朴槿惠的意义	/ 200
惬意不过金正恩	/ 204
劳尔同志，下一步棋怎么走	/ 207
谁比马杜罗总统烦	/ 211
苦尽咸来文在寅	/ 214
马克龙的浪漫	/ 216

辑三 过节

年里年事	/ 220
为 2016 年春晚叫好	/ 225
别致的年味	/ 230
今年的正月十五	/ 233
故乡的燎疳节	/ 236
二月二，炒豆豆	/ 239
写给三八节	/ 242
清明时节草青青	/ 247
愚人节随想	/ 250
西海固的四月八	/ 253
走在五一的大街上	/ 255
又是一年五月五	/ 258
那时的儿童节	/ 261
躺在夏至的阳光里	/ 264
今天原来是七夕	/ 266
八月十五的味道	/ 268
教师节之于教师的零星联想	/ 271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	/ 276
十月一，送寒衣	/ 279

一年悄然又冬至	/ 282
圣诞老人来了	/ 285
走在岁末的蓝天下	/ 288

辑四 读书

都是因为《白鹿原》	/ 292
这样的漫画	/ 296
那个叫萧萧的湘西女子	/ 298
柳是人的柳	/ 300
有些诗句是想不出来的	/ 302
无人驻足的背后	/ 306
三个 × 读啥	/ 309
材料任意选，下笔可有神	/ 311
在青浦一中听课	/ 314
青浦学习第一天	/ 316
听学生讲故事	/ 318
看见一本作文本	/ 320
追寻，追寻什么	/ 322
在朱家角中学遇上我的老师	/ 324

辑五 观影

为什么总是“她们”在争斗	/ 328
一只狗的电影	/ 332
俄国的幸福在乡村吗	/ 335
没有希望地活着是不可想象的	/ 339

辑六 览景

青石峡转了一圈	/ 344
雨大，上东岳山	/ 347
一望荒城	/ 350
秋色深深长城梁	/ 353
我在城外转了一圈	/ 357
红寺堡那地方	/ 360
走过西夏王陵	/ 365
因为一座山	/ 369
风一样出行	/ 374
浏览吴忠	/ 377
晴空灿烂东岳山	/ 380
去重庆的路上	/ 383
朝天门在哪里	/ 385
寻找解放碑	/ 388
从白公馆到渣滓洞	/ 391
嘉陵江畔磁器口	/ 394
菜园坝火车站	/ 397
我看见丁香花全开了	/ 400
雨里朱家角	/ 402
青浦的大与小	/ 404
游在外滩	/ 406
 文字最怕是垃圾（代后记）	 / 409

辑一 洞世



听雨弹琴

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2016年6月23日0时55分，屋内静谧无声，屋外雨声泠泠。

天旱了很久，不好意思再旱，吹了几天的风，终于酣畅淋漓地落下了雨。我知道宇宙间水的总量不变，变化的只是水的形式。气是水的欢腾，云是气的郁闷，雨是云的落魄失魂。

夜幕降临，我仰望苍穹，满天是漂泊无依的乌云。它们问日日不语，呼月月不言，唤星星不理，只好低头向大地倾诉，一倾诉就泪雨倾盆。

躺在沙发上，屋子里漆黑一片，没有红没有黄没有绿没有蓝，只有黑。也只有这黑中，才配聆听这如泣如诉的雨。

我不懂音乐，但能感觉声音的美。人睡了狗睡了猫睡了麻雀睡了城睡了一切都睡了，只有雨没有睡。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雨陶醉地弹奏着迷人的琴弦。在无垠的时空，有些声音可遇不可求。比如此时，雨声泠泠。

没有风，雨自由地落到园子里，好像无数玉指拨绕在偌大的琴盘上。时而万马奔腾，时而泉水呜咽；时而扬鞭起舞，时而看破红尘；时而奋笔疾书，时而画龙点睛；时而浓墨重彩，时而白描素心。透过窗户玻璃，看不见园子里两棵蓬勃的杏树，一棵妖娆的李子树，一株茂盛的玫瑰树。看不见三行蔫萎的白葱，四行翠绿的辣椒，九行碧青的韭菜。看不见平滑的水泥台，溜光的阳光板，生硬的防护栏。但我知道所有的声音都是因为雨

打在它们身上而发出的。除此之外，没有妙手能创造如此高低不平错落有致的琴盘，没有妙手能弹奏如此悦耳动听沁人心脾的声音。纵使人有千个，手有千指，琴有千键，心有千曲，也弹奏不出如此的天籁之音。雨是宇宙间最灵巧的手，花草树木是大地上最神奇的键盘。没有风没有光没有人倾听，雨眯着眼睛自然弹奏。人世间最有才华的音乐人听雨弹琴也只有心跳脸红。

黑暗处，我正在谛听，雨知不知道我是它的知音？在这迷人的黑夜里，雨偿还太阳炙烤万物欠下的情。如果没有花草树木，一夜的雨淋在楼顶悄然无声，顺着落水管浇到僵硬的水泥地上，谁又默契雨的良苦用心？

在乡村，每一场盛夏的夜雨都拨动着农人的心弦，弹奏着人们对丰收的憧憬。那时，房前的向日葵长得和亭亭的白杨树一样，叶子阔大翠绿，夜雨偷打，响声张狂。屋后的玉米也不甘示弱，叶子唰啦啦地展成一片，雨打不透，声传田野。至于低一点的黄瓜叶子西红柿叶子，在雨的敲打中，只能谦虚地呼应。最诱人者，莫过于雨洒蓝瓦，檐水溜下，滴打青砖的“叮咚叮咚”之声。现在想起，尚听得清明。

2016年6月23日

母性的淡定和细腻

我离不开手机，好像一只大雁离不开雁群。看着一群蚂蚁匆匆忙忙地爬行，我离开手机的落寞和一只掉队蚂蚁的落寞有什么不同？在漆黑的夜里，关闭手机，咀嚼夜的丰富，狐疑有一天手机会蚕食我思维桑叶的特色领域。

刷亮屏幕，浏览一段闪来的文字。一个年轻的母亲，操起锋利的菜刀，砍在一个男孩子右腿膝盖的稍下部。不知砍了几下，断了的一截跳跃着的男孩子的小腿分明提在飞奔的警察手里，飞向鸣笛不已的120救护车。那个举起菜刀的母亲，两只胳膊钳在两名特警的铁拳里，她扬起了一张年轻的脸，泼洒着难以稀释的愤怒。我想，她的思维为什么如此难以转换？不能从砍向她婆婆的怒不可遏滑向砍向她两岁多儿子的悔恨不已，和婆婆的积怨怎么会波及儿子的身上！

群里说这个三十岁出头的母亲精神失常了，但愿她神经错乱以后才手起刀落。不然，如此的人性怎么不叫人毛骨悚然？即使看到全世界男人都疯狂了，我也要给绝望留下一线光明，端详每一位母亲的从容淡定。母爱是天然的，不需要丝毫条件；父爱是社会的，隐藏着诡秘置换。

我无法印证一幅获得国际大奖摄影作品的真实性，但我没有理由不尊敬那只从容淡定的母鹿。两只凶狠的豹子，一只撕咬母鹿的左肩，一只撕咬母鹿的右腹。那只勇敢的母鹿，目光淡定，站姿从容，没有丝毫的恐

怖。据抢镜头的摄影师叙述，猎豹扑来的瞬间，母鹿犹豫片刻，旋即把自己留给了猎豹，淡定地望着自己的小鹿跑远跑远……我难以相信这幅获奖作品背后的点滴细节，但我没有理由不尊敬母爱的天然无私。

非洲大草原，一眼望不到边。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动物世界》画面。潜伏许久的猎豹从莽莽草丛闪电般扑了过来，一群彪悍的野牛惊恐不迭，四面八方逃散，抛下一头牛犊被猎豹扑倒在草地。突然，一只母野牛掉转身子，勇敢淡定地走了过来，用牛角刺向撕咬牛犊的猎豹。猎豹丢开牛犊，勇猛地扑向母野牛，牛犊摇摇晃晃跑向一边。逃散的野牛回头看到了这一幕，羞愧得不好意思，一头一头扑向了猎豹。猎豹孤立无援，咬牙切齿，不失尊严地愤愤离去……

世界即使疯狂了，只要母性还在，淡定就在，勇敢就在，世界依然会平静下来。没有父爱，孩子长不大；没有母爱，孩子不想家。世界可以疯狂，母性不可以不淡定。

那个举起菜刀的年轻母亲，为什么不淡定？家的港湾，有淡定的母亲，日子的波浪再大，船都不会被掀翻。

十年前的暑假，我慕名去某山村的一个优秀学生的家，动员他中考志愿填报我们的高中。走进院落，触目的朴素惊悸人心。平整的院子一尘不染，扫帚从容划过黄土地的丝丝痕迹清晰可见。两棵苹果树，左右呼应，叶茂色翠，硕果累累。屋子土木结构，光滑的土墙上架着端庄的檩子，端庄的檩子上架着齐整的椽子。地是土地，洒点清水，爽爽朗朗，湿而不潮。一张方桌，年久擦拭，光亮可鉴。女主人布衣布鞋，两鬓染霜，言辞简洁，举止谦和，目光淡定。谈及孩子的填报志愿，她谦卑坦率，说，孩子的事孩子看。问孩子，说，想上另一所教育资源更优越的高中。

走在路上，知情的一个老师说，孩子是女主人的孙子。孩子爷爷前几年被蹦蹦车碰坏了，一个大学生叔叔癌症走了，一个大学生叔叔拖拉机上跌下来脑子受损了，孩子父亲躲赌债跑新疆了，孩子母亲也跟着走新疆了，家里只有奶奶操心着孙子。一个暗流汹涌的家庭何以如此风平浪静？淡定！一个平凡母性的淡定！

那个不淡定的年轻母亲菜刀还在我的心里摇晃，一个不细腻的年轻母

亲的哭声又在我的耳际盘桓。

还是微信朋友圈跳出来的揪心视频。一个乡镇卫生院的大夫，一袭白衫，右手静静搭在一个男孩的鼻孔，遗憾地摇头，喃喃自语：“没办法了！没办法了！”年轻的母亲号啕大哭，痛不欲生，瘫软在水泥地上。突然，她跳跃起来将没有呼吸的男孩揽进怀里，哑然失声……身边的人禁不住泪洒衣湿。那个被大夫诊断没有了生命体征的男孩气管里卡着一粒微不足道的药。跟帖的人议论纷纷，孩子太小了，才一岁多。母亲太可怜了，往后怎么活？时间太仓促了，药粒来不及取出来。我不想跟帖，害怕给痛不欲生的年轻母亲崩溃的神经雪上加霜。一岁多的孩子，母亲喂药宜心细如发，情不自禁联想到孩子的笑孩子的哭孩子的咳嗽孩子的喷嚏孩子的仰头孩子的咿呀学语都有可能把药粒呼吸进气管里。不！干脆把药研磨成细粉融进温水哄孩子喝下去。

谁知道药会喝进气管？谁知道呢！

老虎粗糙如雷，威闪如电，但母老虎挪移虎崽，叼子入口，利齿如衔肥皂泡，毳毫不损，使力用劲恰到好处。

曾阅读过一篇小小说《银元》。儿子要服兵役走了，母亲走针缝制内衣衬衫。临别叮嘱一句话：“上战场，穿上娘缝制的衬衣！”儿子是粗放的男子汉，没在意娘的叮嘱，衬衣压藏在行装底层。一次急行军，蓦地，惦念起娘缝制的衬衣，匆匆忙忙取出来穿上。冲锋号吹响了，所有的战友如百箭齐发飞身而上。儿子夹在奔涌的人流里，奋不顾身冲上去。突然，前面的战友纷纷倒下，儿子也左胸中弹倒地，昏迷不醒。战斗结束，收拾战场，儿子被抬上担架，子弹取出，伤口包扎后慢慢苏醒。军医道喜：“给！收藏好这枚银元，它救了你一命。给！这颗击穿银元的子弹刚打到心脏边上！”儿子掂量着从衬衣胸口拆下来的救命银元，摸着子弹打透的圆圆小孔，模糊的视线里娘如丝的叮嘱变得清晰而浩大。

人性可以粗糙，母性何其细腻！

2017年3月14日

冬天的一只蚊子

一只冬天的蚊子，看见它的原因是因为我过于无聊。

偌大的多功能大厅，课桌摆了长长的十行，四百多名高三学生，单人单桌，尽情挥洒内心的向往，笔声沙沙，放眼瞭望，蔚为壮观。监考老师，生“沙场秋点兵”之豪迈，无恹恹欲睡之倦怠。但豪迈是暂时的，无聊是持续的。两个小时，发卷子收卷子悉心服务不过十分钟，剩下的大片空白全是监视。监视虽然多余，但因为个别同学窥机作弊，致使大多数同学的诚信遭受理所当然的质疑。人类社会的规章制度法律条文莫不如此，个别卑鄙，害得大众受怀疑。

我笔直地坐在后面一条小凳子上，把许多趣味盎然的事情翻来覆去想得无聊透顶，味同嚼蜡。高昂的头颅终于抵抗不住倦怠的诱惑，不由自主地耷拉下来，瞌睡温柔地缠绵着脑细胞。突然，一个阔气的喷嚏袭击了我贫困的倦怠，我双眼迷离，呵欠连连……左看看，右看看，学生匆匆忙忙都在书写，没什么可看。于是，我盯着鞋看。蓦地，一只蚊子悠然落在了我雪白的袜子上，哼唱着谄媚的歌谣，打破了我持续的无聊。我知道它唱得再迷人，厚厚的棉布袜子也丝毫不饶，它休想咬透！我诧异马上冬至了固原还有蚊子？这么宽阔的空间，呼吸空气的除了人，还有一只没有冻死的蚊子。真算一件有趣的事情！于是，轻轻吹了一口二氧化碳，蚊子知趣地飞离。它那么渺小，飞着飞着就融化在空气里。

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又开始迷离，身后的暖气片推波助澜，热烘烘的，抚摸得我十分惬意，摇摇晃晃地进入梦里。梦里一会儿桃花盛开，一会儿万马奔腾……忽然，左脸奇痒难受，一摸，肌肉局部暴动，懊悔没有收拾那只蚊子。蚊子毕竟是蚊子，唱着得意的凯歌还眷恋着甜美的血汁，兴高采烈不肯离去。把人欺负了，何必还哼着漂亮的歌曲陈述咬人的理由？

我缓缓起立，缓缓移步，缓缓推开玻璃门，心旷神怡地站在门外。漫天的雪花潇洒地飞舞，校园一片苍茫，天地一片洁白。寒冬的雪，总给人莫名的激动。雪是雨的精魂，雪是雨的美梦。那只蚊子按捺不住雪花对它的吸引，飞出了玻璃门，盘旋在我的头顶。我知道它会出来的，它改变不了吸血的本性。我出来是因为享受雪花的妩媚，它出来也是因为享受雪花的妩媚？那好吧！我“噗”地一口气把它送进了雪花里，看见它被一片婀娜的雪花粘住。我想它是幸福的。因为，它圆了自己的梦——与其齷齪地活着，还不如美丽地死去。

2015年12月15日